

最新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通用8篇)

个人简历是求职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文件，它能够给雇主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意见建议的实用案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一

满地的零枫，支撑着最后的婉约，被湿寒淋漓过的芳颜几分憔悴，却褪不完那柚黄朱红的衣衫，嵌入大地宽厚的胸膛，盈款为隆冬里最美丽的书签，隐隐潺潺，吟唱生命里最悲呛隆重的晚歌。

那些杨柳呢，那片葱茏呢，循目，冷衫一袭，傲然地伫立旷野小道边，依旧守着年华朝夕更迭的岁寒，默然而坚韧地坚守着上苍赋予的使命，恬然装扮着垂暮荒芜的岁时，陪伴着生生息息一样嬉闹沧桑在这片土地的万物生息。

总有一些别致的婉约是华丽缤纷的，那盈玉魄冰魂呢，于寒寂的长廊翩跹旋舞，素袖轻袅，便撒落万朵千枝琼绒的仙婀，如鹅绒暖裘，轻轻地围在每一簇寒寥的颈脖，捂暖了光裸的荒凉，缦镶在松柏翠衣的领口袖腕，姿显华贵。

梦中，那叶碧水青澜间荡漾的扁舟渐渐也萧索了几分，怀想着三月柳帘的馨暖青翠，船槽缓缓，荡开一眸楚楚怜意的忧帘，于季节的繁华处转身，偶尔回眸。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二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

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起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三

小时候，常常和懂草医的爷爷到邻村剿猪骗羊或是医个断了胳膊、折了腿的牲口或者人，也常常在星光里回家。那时候，

我就趴在爷爷的背上，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像是魑魅，手搂着爷爷的脖子就更紧了。这时候，爷爷总会说，你看，那边亮着灯的地方就是家了——那是咱家的火把。想到这，所有的惧怕都没有了，好像爷爷的脚步也更快了，与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形成对比的是爷爷温暖的肩膀和家的灯火。这种感觉，在我成年后，还有很多次破梦而来，我想这种感觉只有在冬天里才会感觉更深刻。

冬天，寒意的季节。参加工作了，在县城工作也有些时间了。县城的寒冷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我却更喜欢冬日的暖阳：清晨，踩着一地的清霜去上课。12点钟，从教室出来，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照着身边的一切。天，空旷，辽远这种感觉亦是非常惬意。

有远方的朋友经常问我到香格里拉旅游什么时候最好。我回答他们：香格里拉四季皆成趣。如果你喜欢热闹和喧哗，不妨在夏天信马由缰，驰骋草原。如果你喜欢思考，不妨在冬天探访香格里拉。冬天的香格里拉，这样的一幅幅场景让我感动：一层积雪，覆盖了山川、草甸、小河，几头牦牛，艰难地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那些草根，在饥饿中迎来春暖花开。那是一种怎样的守望。

在老家，每年春节，年轻人都会去看望村里的老人。老人们则会在客事处见面时相互直言不讳地表达这样的问候：又熬过一个冬天了。对于有了太多生存经验的这些老人来说，熬过了一个冬天，应该说是一件幸事，应该是拍手称庆的。在我的记忆里面，好像红白喜事从来都是在腊月和正月里。年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谁家在大夏天里结过婚或者是死过人。老家最有文化的堂叔会说这么一句话：“三九四九，冻死老狗。”

每年的寒假，我都会回乡下的老家。每一次回到家乡，看到那一片略显荒凉的土地，故乡那些沟壑纵横的土地，像是一张老人的脸，显得那样的沧桑。我知道，在冻土里，都埋藏

着一粒粒或干瘪或饱满的种子，都在孕育着一些或明或暗的希望。等到冰消雪融，总会有希望的嫩苗破土而出，迎着春风，颤颤巍巍地成长。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四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五

记忆里有一个冬天，清冷而凄凉，那份感觉一直在心头萦绕，让自己无法走出封闭的空间，在自己的世界里或闲适或拥挤地生活。

记忆里那个寒冷的冬天，雪花总是轻轻柔柔地飘着，象自己曾经无依无靠的心，我总是踏雪而归，紧握住一份心底里的温暖，怕流失，也怕伤害。

记忆里那个美丽的冬天，我写了无数的信笺，邮寄给并不遥远的一个友人。常常在某个寂静的夜晚，阅读一份冬日的祝福和情谊，与灯光相伴。

记忆里的冬天在悄悄远去，深深地刻在心底，无人提及。那个时候，我喜欢幻想，喜欢流浪，喜欢千古不变的浪漫，喜欢惬意的坦然。望着那片蓝天，做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未来，从不因自己的渺小而叹息，却因自己的孤独而寥落。

记忆里的冬天，有人曾许诺，我期待奇迹出现，但我游戏人间，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于是，我选择了告别和离开。

其实，记忆里的那个冬天，让我的生命里不再有遗憾，我不要永远的誓言。我曾经迷失，但我会感谢，有人可以一生怀念。

那个冬天在记忆里，有刻骨铭心的感动，有不能舍弃的留恋，虽然，一切都轻轻掠过，我依然是最初的自己，但我懂得了

什么是沧海桑田。

平平静静地迎来一个又一个冬季，我还是会在某个飘雪的夜晚，带着一份轻柔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重复着记忆里的那个冬天，雪花轻舞，不知寒冷，心依然温暖。但那个写梦说梦的习惯，却已经不再。梦易醒易碎，我心走过沉醉却依然不悔。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我在风里穿行，当我再回首时，那个冬天只留下一个美丽如水的背影。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六

还记得那个冬天吗？阴晦的天总掩不住想你的激情，总向往那一血色黄昏，在这夜阑人静时，你是否又回忆起那一个无语的温馨。

曾几何时，一堵无形的墙将你远隔，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又不能听到我的心声、“雪花飘飘，寒风萧萧”你伫立于雪原，我处于迷茫，同时你我都定格于这茫茫的世界，你无语的温柔，常令我销魂。

冬天真长，你听到我深深的呼唤吗？丘比特吝啬地收走她的神箭，于是黑夜比白天漫长，爱如斯，恨如斯，冬日的阳光很暖和吧？在那个昏黄的夕阳下，你静穆如画影，在那个火红的夜晚，月光又那么迷人，在一切寂静之后，你我又朦胧如倩影。

那晚夜色很美，不是么？晚风又那么醉人，月光将你身影拉成长长的剪影，湖水是那么明澈，那粼粼的波光分外迷人。

在夏夜，有流萤闪闪，也有夜莺声声，可是在这冬天有谁理解我寂寞的情怀，热泪又一次盈满眼眶而无法流出，于是甩甩头，将昨天忘记。

信在无望的雨季发出又失落，昨夜的星辰是否还会升起？你闪亮的眸子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泪在此时已坠落，一个可怜的童话故事又已诞生。

安徒生大叫：“可怜”。

一幅画面在脑海中叠印，茫茫雪原，万物凋零，而梅花却已萌春，点点梅花在寒风中飘零。

哦、一剪梅、草原、真情、泪花，眼睛和泪水都在脑中留下淡淡的色彩和深深的印痕。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七

冬衣长，粘霜凄凄，冬衣厚，冰雪凌凜。长衣睡，叹寒雪冰意；薄心语，憾人生凉雨。冬的冷、冬的凄凄、冬的失怀，如一苍老的人生落魄，看到的是失落后的炎凉世态，感发的是人生受挫的天意安排。然，非如此也。冬如一冰丝坐蚕，禅悟吐丝，破莹化蝶，虽厚了冬的冷，长了冬的沉寂，冷了冬的皮肤，可冬不能不说是裹着春的一次人生蝶化。

在人生起伏的低谷里，往往是人生峰谷到来前的一次坐化。此时，需要的不是坐冬说冷意，而是厚冬探春意，沉寂悟心语。一次人生挫败，就是一次人生路途上，缺陷的凸凹表白，没有冰骨的晶化，没有痛心的疗伤，是很难在下一个行程中，走得稳、走得直。

冬的冰与雪，不妨看成是水的魂魄升华。水没有经过寒意，是永远往地处滚爬，只有经过北风的肆意，苦寒的结晶，才能如花絮飞扬、如白玉折光。

冬的季节，我们脚下的大地，把下一个季节的春意醇酿，如一杯万花的花束，如一碗千味的芳香，在默默地，以温暖火热的心胸，坐在冰天雪地看春语。这不能不说，冬是一个坐

禅的人生禅化过程，决非是颓废、消沉，或是枯木长睡不起。

冬的厚意，是一本坐茶品叶心的静语。冰雪虽有一色，但却看到了阳光皮肤上的五颜六色，这七彩的世界，不正是那春后花开的万花世界。冬的雪以缤纷的飞扬，写了一首春花浪漫的诗句，悟出了花的世界都很精彩，但也很短暂，如雪溶泥，如落花凋谢。只要有长青的心境季节，何在乎那花开在哪季，花落在哪个泥！

冬的语句是一本人生折枝上的新绿。何不借冬的冷，冬的凄凄，把冬去厚读、把冬去厚味、把冬去新生。一个职业成功人士、一枝新叶的花绿，哪一个不是经过厚冬、寒枝后，开得如此姹紫嫣红。

冬的诗句是首星语月吟的结晶、升华。在冬的沉寂中，就是把人生的晶体碎片，去打磨、去组装，如一首诗句上的字体结出无限的思考飞翔的翅膀。在冬的丝语中，要敢于薄去束缚自己的皮肤与四肢，敢于痛刀解剖，剔除庸俗的人生观，要有勇气直立、行走。

冬看云，风送马，白了往日旧迹；冬看雪，天作衣，春了脚下花季。心厚冬，无寒意，心望春，万枝绿；何叹，脚粘冰，风吹衣，任它寒骨三丈，碎了破衣花絮，我依雪影坐雪枝，脚踩冰池作诗句，换得一生笑谈冬。

名家写冬天的散文片段篇八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岂不同罢。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

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憎。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弃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屠的棺木或者骨殖龛，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

憎亦无爱了罢，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足够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期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病光顾我的季节呵！

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